

孙小果：恶霸归来

某个角度上看，孙小果可以说是被动地朝着恶霸的角色发展，是特定生态的一个被注定了的产物。

加载失败，请点击重试

严浩见到的孙小果，是个身型壮硕、油光满面的中年男人。他那时刚刚应聘到 M2 酒吧玉溪店，负责人事部的工作。2015 年 5 月 27 日，酒吧正式开业，七彩烟花在酒吧的上空绽放，门前已经铺好了红毯。孙小果下了车，款步前来，但在那时，严浩只知道他叫“李林宸”。

李林宸在昆明夜场鼎鼎有名，被人尊称为“大李总”，此次特地来为 M2 酒吧的分店捧场。那天，李林宸笑容满面，与众人握手交谈，去到台前合影，看起来相当普通。

严浩回忆时直叹，想不到他是那么“厉害”的一个人。

“大李总”的确很低调，遍访昆明夜场也很难找到他留下的痕迹。M2 酒吧昆明店曾经的一名经理说，即便在这个自家酒吧，李林宸也很少现身，半年多时间里露面不过三五次。很少人知道他在忙碌些什么，对于外界来说，他近乎隐身。

直到 2019 年，一起故意伤害案牵出了李林宸，此时的他已经用回原来的名字：孙小果。这个名字，曾在 20 年前让整个昆明城陷入恐慌，但在集体记忆中，此人已经被执行死刑。

可是，孙小果不仅没死，还再度犯案。据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2019 年 5 月 28 日发布的通报（简称“省扫黑办通报”），2019 年 3 月中旬，昆明政法机关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发现，犯罪嫌疑人孙小果竟然是 1998 年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罪犯。

至此，“起死回生”的恶霸，才终于浮出水面。

“复出”之路

孙小果此次被查，昆明政法系统内有多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。

据省扫黑办通报，目前，案件办理取得了阶段性进展，相关部门已对孙小果的重要关系人共 11 人采取了留置措施。

复盘孙小果案件的始末，从逃脱死刑、减刑出狱，到再次犯案，相关公职人员合谋勾兑的事实显而易见。

刑法规定，被判处死刑后，只有在执行前发现“判决可能有错误的”“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，可能需要改判的”“罪犯正在怀孕的”，才会被停止执行死刑。此外，想要改判，还需法院启动再审程序。

1998 年 2 月，孙小果被一审判处死刑，二审维持原判。逃过了死刑的孙小果，势必启动了再审程序，并通过了改判裁定。然而，他并不具备法定条件。

改判的过程尚不可知，省扫黑办通报提到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副庭长陈超等人被查。目前，两人已被采取留置措施。

即便获得改判，根据规定，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，其实际执行的刑期，不得少于十二年（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两年）。也就是说，孙小果的出狱时间，最早也应是2012年8月。

但是，孙小果提前恢复了自由身。在1997年跟进报道了孙小果案的一名调查记者回忆，他在2010年就见到了出狱后的孙小果。

“奇迹”指向了昆明市监狱系统内部。

4月12日，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朱旭接受监察调查。13日，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，他们都曾在孙小果的服刑地点省二监任职，目前被采取了留置措施。此外，还有4名狱警目前被捕。

孙小果是在何时出狱的？目前仍未公开。

江湖传闻，孙小果是个被判刑也不会坐牢的人，这一点在后来被反复证明。

免死、改判、减刑，孙小果案中这些违法违规的操作，早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甚至更久。致使旧案新翻的，是出狱后的孙小果，再次组建起“有影响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”。

孙小果的新团伙涉嫌罪行不止一项，省扫黑办通报称之为“孙小果出狱以后所涉系列刑事犯罪案件”，目前有 9 人被批捕，23 人被刑事拘留。

针对孙小果案的调查还远未结束，牵涉其中的人员数量，或许还会增加。而在最初，揭开了这一切的，是孙小果参与的一起故意伤害案。

昆明市政法系统内的一名官员透露，起因是在这起故意伤害案中，张小果团伙与另一方发生冲突，将一人打至重伤，但是孙小果把重伤改成了轻伤，赔了钱，还威胁对方不许发声。

斗殴场所据传是一家酒吧，距离孙小果友人参股的酒吧“space club”很近。商场的一名安保人员回忆，该酒吧在一个多月前，刚开不久，就因为一起打架事件而关闭，过了半个多月，即 4 月中旬时，“space club”也关门了。但是，涉事酒吧的人对此否认。

前述官员透露，因为涉嫌包庇孙小果团伙，昆明某区公安局局长被查。

不过，这一说法未获官方证实。5 月 24 日，涉事派出所代理所长回应，相关情况还在调查中，不便接受采访。

仅就这起故意伤害案来看，组织团伙、混迹夜场、打人下重手……孙小果，依然是昆明人所熟悉的那个恶霸。只是，他原本活在昆明老一辈人的记忆中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孙小果经过了怎样的复杂操作，早就回归到了人群中。

春城往事

昆明忘不了孙小果，他的暴行给这个城市的历史留下阴影。在问答社区百度知道上，几乎每年都有人提问，恶霸孙小果死了吗，他还活着吗？

早在 2013 年 11 月 11 日，就有网友在回答时说，貌似没死，好像是现在昆都某酒吧的老总，开的是奥迪 A8，现在好多人都叫他大李总。2014 年，又有一位匿名网友回答说，“孙小果”这个名字已经判了死刑，至于人，呵呵。

回头再看，这两名网友都提供了准确的信息：孙小果出狱后，更名为李林宸，在 2013 年 5 月 7 日正式经营起 M2 酒吧。此后，他与 M2 酒吧的股东栾皓程多次合作，开设了银河俱乐部等，都是位于昆明核心地段的知名夜场。

另一家位于云纺商业区的“space club”，孙小果并未公开入股，但与他多次合作的栾皓程等人是酒吧股东，因此与孙小果关系甚密。2019 年 4 月中旬，孙小果涉黑被公诸于众之后，“space club”至今没有营业。

加载中...

云纺商业区也是昆明市的一个核心商圈，关了两家酒吧后，还有两家酒吧营业。前来消遣的男男女女大多很年轻，装扮时尚，他们在酒吧门口等到朋友齐了，就一起进入酒吧。

晚上 11 点，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直到凌晨 6 点歇业。午夜之后，酒吧门口仍然有很多年轻人频繁进出，在此等候生

意的出租车排成长龙，接送狂欢后的人们回到家中。

时代变了，20 年前，午夜进出酒吧的人需要很大勇气。20 世纪 90 年代，夜场文化刚刚在昆明兴起，很快成为街头流氓聚集的据点。那是一个盛行帮派文化的时代，四川帮、东北帮、湖南帮、镇雄帮、昭通帮混迹的夜场，当年叫作“不夜城”。

昆明虽是云南省会，但在当时，规模大小如同现在的小县城。一到晚上，大部分街道都是昏暗模糊的，很少有人会在夜间出行，也很少有出租车，因为不安全。

讽刺的是，如果孙小果在这一次服刑 3 年，后来更大的祸患将不会发生。

在早年“混过”的刘洁，今年 53 岁。他自嘲道，自己现在只是一个等待退休的普通工人，他见过 90 年代的孙小果，是个留着长发、长得挺斯文的年轻人。刘洁混得比较早，是在 90 年代初的几年，“后来，孙小果才在江湖上混出了名，但听说很快就死了”。

刘洁说，在那个年代，东北帮是排第一的，他们不到一百个人，但是狠，下手很重。排在最后的镇雄帮，人多势众，但是段位不高，为个三元五元，就敢下死手，被昆明人视作不入流的流氓。

孙小果参与过东北帮发起的两起案件，已认定的罪行有寻衅滋事、伤害和非法拘禁。不过，他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某个帮派。孙小果是当年的一个异类，常年驾驶着警车出入夜场，即便不投靠帮派，也没人敢惹。

江湖传闻，孙小果是个被判刑也不会坐牢的人，这一点在后来被反复证明。

1994 年 10 月 16 日，孙小果等四人驾驶警车在城中游荡，强行将两名女性带上车，带到邻近县城后轮奸了她们。因为此事，孙小果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，但他先是被取保候审，而后又在监外服刑。讽刺的是，如果孙小果在这一次服刑 3 年，后来更大的祸患将不会发生。

“只能说，孙小果向来被包庇纵容，不会坐牢就不会受到教育，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起初就已经注定了。”接近当地官场的一名人士评价道，某个角度上看，孙小果可以说是被动地朝着恶霸的角色发展，是特定生态的一个被注定了的产物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使他声闻于全国。1997 年 4 月到 11 月，仅仅七个月间，孙小果团伙再次犯下八项犯罪事实，其中情节之恶劣以“张婷案”为最。1998 年 2 月，孙小果数罪并罚，被一审判处死刑。

风继续吹

目前，孙小果在昆明留下的一切痕迹，正在快速消退。

M2 酒吧早在 2017 年 8 月，因为土地使用问题而搬出了昆都。孙小果将酒吧更名为银河俱乐部，搬到了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。在背靠的大商场新西南大厦内的五楼，有酒吧运营主体银合集团的办公地点。如今，场地已经被搬空，四周围起了屏障。

孙小果的创业之路，能够看出他曾经试图“洗白”。M2 酒吧玉溪店是他的第一家分店，据公开资料，2015 年，M2 酒吧开到了玉溪、文山。到 2017 年，又开到了楚雄和普者黑。根据原本的计划，M2 酒吧将在云南省内开到 10 家以上。

加载中...

孙小果试图打造一个以夜场为中心的遍布云南的娱乐王国，2017 年，M2 公司变更为云南银合集团，业务内容除开设酒吧外，还涉及贸易、投资等。

据银合集团的说法，公司共有六类业务，分别为娱乐管理、投资咨询、投资管理、国内外贸易、物资供销和影视文化传媒，其中以投资为主体。

但是，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。首先是 M2 昆明总部搬迁后，早在孙小果犯案之前，银河俱乐部就在 2018 年 12 月左右关闭了。其次，M2 酒吧的第一家分店玉溪分店，其在玉溪的合伙人很快和昆明总部分道扬镳，2017 年更名为酷玩酒吧。

孙小果前后长达 25 年的涉黑涉恶历程中，其母亲与继父调动关系，撼动了云南省高院、省一监、省二监，以及昆明市下两个区的区公安分局，成功包庇纵容了孙小果。

另外，《南风窗》记者注意到，在孙小果并未入股的“space club”，其登记人员也在 2019 年 5 月中旬做了变更，栾皓程等孙小果的友人被排除在外。

在正规行业中，孙小果屡试屡败，而在涉黑涉恶领域，他却名声大噪。2019 年 4 月 24 日，孙小果涉黑涉恶被媒体曝光，再度召唤起人们尘封的记忆。

只是这一次，他的母亲与继父再不能包庇他了。

省扫黑办通报提到，孙小果母亲是孙鹤予，继父是李桥忠。孙小果在服刑期间，孙鹤予、李桥忠与监狱、法院相关人员共谋，利用并非其发明的“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”申请实用新型专利，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。

“保护伞”还有谁？省扫黑办通报回应了持续多日的追问，曝光了孙小果的家庭身世：孙小果的生父陈某，昆明市某单位职工，1982 年与孙鹤予离婚，1996 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，2016 年 8 月 20 日去世；爷爷陈某清、奶奶陈某芬，分别系某中学原职工，已去世；外公孙某翔、外婆吴某兰，分别系某铁路局、某针织厂原职工，已去世。

目前，孙鹤予、李桥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于 2019 年 4 月 3 日被采取留置措施，接受调查。

复盘至此，可以看出，孙小果前后长达 25 年的涉黑涉恶历程中，其母亲与继父调动关系，撼动了云南省高院、省一监、省二监，以及昆明市下两个区的区公安分局，成功包庇纵容了孙小果。然而，孙鹤予此前为官渡区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，李桥忠退休前是五华区城管局局长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？这至今仍是谜团。

走访昆明的数日间，在相关部门及所有酒吧的门前，乃至昆明城中几乎任何一条街道上，都能看见扫黑除恶行动的宣传标语：有黑打黑、无黑除恶、无恶治乱。

（文中严浩、刘洁为化名）

作者 向治霖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